



生机 蒋云琪 摄

中国成语里,桃李领衔的不少,人人都能信口说出几个,像桃李春风、投桃报李、浓桃艳李、桃李满天下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。诗词里,许多诗人似乎都对桃李情有独钟。陶渊明说: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”曹植讲:“南国有佳人,容华若桃李。”贺知章云:“南陌青楼十二重,春风桃李为谁容。”李煜曰:“浪花有意千重雪,桃李无言一队春。”黄庭坚吟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

在植物学上,桃、李同属蔷薇科李亚科李属,二者算正经八百的堂兄弟。不过这还不足以解释它们的亲密关系,跟它们同属的著名堂兄弟还有杏、樱桃,为啥不见它们一起并称呢?

这当然有缘由,杏花花期较早,樱花花期则晚得多,而桃李花期相近,且民间有桃李并植的习惯,因而到开花时,桃李连绵开放。不过,显然桃李并称还有更深的人文背景。

桃李花开时非常艳丽,古人用以形容貌美。《诗·召南·何彼襢矣》里就讲:“何彼襢矣,华如桃李。”桃李在春天开放,很自然地被看作春天的代言人,汉

语里只要提桃李,一般就会让人联想到生机勃勃的春天。这一点我们在成语和诗词里即可领略。春天对应人生的年轻时代,所以古人也会用桃李比喻青春年少。明代徐渭在《又启严公》里说:“誓将收桑榆之效,以毋贻桃李之羞,一雪此言,庶酬雅志。”桃李争奇斗艳,这也给古人很深刻的印象。李白《赠韦侍御黄裳》诗之一云:“桃李卖阳艳,路人行且迷。春光扫地尽,碧叶成黄泥。愿君学长松,慎勿作桃李。”诗里两次提到桃李,后边虚指,即争荣斗艳。

桃李还比喻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。这出自《韩诗外传》的一个故事:子质得罪了魏文侯,丢官到了北方。他遇到简子,埋怨自己过去培养的人在他危难时不肯帮助他。简子说:“夫春树桃李,夏得荫其下,秋得食其实;春树蒺藜,夏不得采其叶,秋得刺焉。由此观之,在所树也。今子所树非其人也,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。”简子批评子质培养人才不当,故后人就把培养人才叫做“树人”,把提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叫做“桃李”。因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,就被誉为“桃李满天下”了。

心灵小品 慢品

李永斌

不管饮酒还是喝茶,凡慢品者最为可贵。等美酒温凉适中、待清茶醇香正浓时,慢慢举杯凑于鼻下,先缓吸一股沁香,再一口口品尝,既能解渴咀味又能愉悦身心,一举两得。但凡举起杯子一口闷或是囫囵灌者,大都图个畅快淋漓,急速解决口腹之需,作用却适得其反,恰如短暂暴雨只能打湿地

面,三天细雨却可润泽禾苗一般。不光饮酒喝茶,人生也是如此。过日子不必图快,要学会慢品岁月。生活就像一桌丰盛的晚餐,不要只为满足口腹之欲,仅用它们填饱肚子,还要慢慢学着去品味它们。最起码知道哪个是酸哪个是甜,既满足了肚肠所需,又享受了人生滋味,何乐而不为?



辆马车的桥面已经是很好了。两岸荒野漠漠,芦苇丛生。

我姐姐家住在杨家堡,离汾河很近。有时去她家,正赶上姐姐在地里种菜,顺便就想去汾河边上看一看。但姐姐不让去,怕汾河边上的泥土坍塌把人掉下去。

我参军到青岛离开了家乡。有一年我回家探亲时,初中同学聚会。饭后,有位女同学邀请同学们去汾河西她家做客,于是我们坐一辆面包车,驶过南内环大桥,很快就到了河西她家。一路上,只见汾河两岸霓虹闪烁,灯火万家,早已不是从前荒凉的模样。

现如今,汾河上从最北端的新兰路漫水桥起,有柴村桥、摄乐桥、北中环桥、胜利桥、漪汾桥、迎泽大桥、南内环桥、长风桥、跨汾桥、南中环桥、祥云桥、通达桥、晋阳桥,到最南端的迎宾桥,一座座造型各异,一座比一座漂亮,简直就是一件件精美的桥梁艺术品。这些造型别致的汾河桥梁,

也见证着太原城市发展的光辉历程。

汾河经过20多年的治理,河水清澈,汾水长流。红花绿树,碧水盈盈,风光绮丽,景色迷人。白鹭腾飞,百鸟争鸣,鱼翔浅底,游人如织。

退休后回到太原,每当有各地的战友或朋友来并,总会推介汾河上那些造型别致、风格迥异的桥梁,或是开车游览,或是沿岸边步行,在网红打卡地留影,共同感受汾河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此刻,还是用“汾河流水哗啦啦”的后段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:“打开小门旧篱笆,社会主义前程大,一马当先有人闯,万马奔腾赶上他。人心那个就像汾河水,你看那滚滚长流日夜向前无牵挂。”

灯下案语

外来词与汉语纯洁性

司马牛

有人对外来词,尤其是字母词很反感,说“外来词伤害了汉语的纯洁性”“弄得汉语不中不西、不伦不类”。这到底是故作惊人之语,还是一种“诗意”的感慨,我说不清。但我知道,倘若拒绝一切外来词或字母词,我们如今恐怕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利索。

比如有人腰疼,到医院拍了个CT,如按照某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能用外来词,那只能说“我到医院做了‘放射线腰椎层面扫描’”,你说这种说法啰嗦不啰嗦,让人听了别扭不别扭。

其实说到底,语言是人类社会沟通交流的必备工具,历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,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,其“纯洁性”也是与时俱进的。且不说白话文代替文言文,那原有的“纯洁性”已不复存在,就是近现代西风东渐以来,外来词的音译词、意译词,不经意间“混入”咱们汉语系统中,也没见咱汉语就病入膏肓、一病不起呀!这只要翻看一下篇幅达400页的《双语外来词词典》,就可以明白吸收那一万多个外来词不仅没有把“中华民族文化灭掉”,相反倒注入了新的血液,大大丰富、充实和发展了我们的语言文化。很难设想,如果从汉语中排除像“干部”“共鸣”“立场”“逻辑”“沙发”“巧克力”等这些外来词,我们还如何说话、写文章。

我记得10年前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六版收入“NBA”“GDP”等239个外来字母词时,就曾引起过广泛争议。其实旧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入了“3K党”“X光”“阿Q”三个字母词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成为传世经典,阿Q成为不朽的文学形象,也从一个侧面说明,汉语适当借用字母词,既无损于汉语,也影响不了汉语文学作品的伟大,或许还会增强其艺术感染力。字母词像B超、GDP、CT等,意达、音准、简练、易记、用途广泛,又深受民众欢迎,因此把这些经过时间考验、较成熟的字母词收入词典,我以为,并无不妥。

随着“地球村”的形成,汉语早已处在世界相交融的语言环境中,当原有汉语词已不能准确、简洁表达某个事物的义项,不得不借用特定字母词时,也不可过分强调汉语的纯洁性,否则,就可能沦为固步自封和文化自闭。